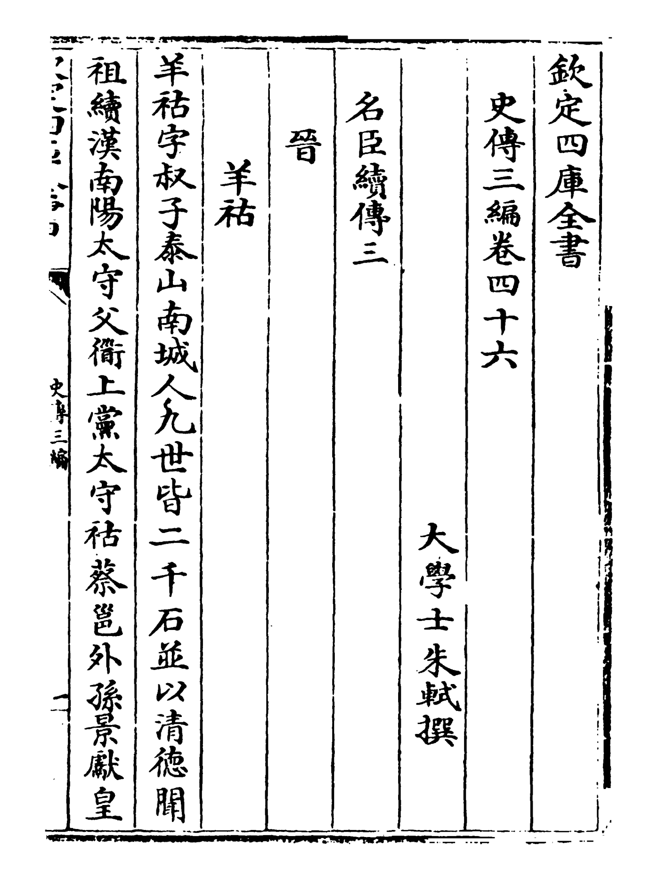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六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續傳三

晉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皆二千石並以清德聞祖續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

后同産弟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䟽甚謹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須眉善譚論郡將夏侯威異之妻以兄霸之子州府交辟皆不就太原郭奕見而心醉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仕魏至給事中黃門郎封鉅平子武

帝稱帝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固讓不受乃進本爵為侯泰始初詔曰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祜每讓不處舊臣之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乃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計令吳罷守于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

利始至時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綬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繞數十人而性頗好漁獵常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後遂稀出詔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儀上表固讓曰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受任內外每極顯榮之重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

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戒在過寵猥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禄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

公正色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
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以禮終始雖歷内外之寵不
異寒賤之家未嘗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不
聽及還鎮會吴歩闡以西陵畔降吴將陸抗攻之甚急
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
不克闡竟為抗所禽祜坐貶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
人祜還鎮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吴人
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以後降者不絶益修德

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有畧吳二兒為俘者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等來侵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來迎喪者以禮遣還又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

先為吴人所傷者皆封還之于是吴人悦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時謂華元子反復見事詳抗傳祜貞慤無私不附結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詣祜陳事詞甚俊辯祜不然之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初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勢又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

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
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
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
疏言江淮之險不過劒閣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
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糧器械盛于往時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
隅之吳當天下之衆所備皆急無有寧息皓與下多忌

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平常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
者兼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水戰
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其所固還保城池則去
長入短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
復表曰吳平則餘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
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
事者恨于後時哉其後詔封祜南城侯統五縣置相與
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

受鉅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祜每登進常守沖退而明德遠播朝野僉議當居台輔帝方仗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然政事損益皆諮訪焉祜于勢利一無所關與性慎密謀議皆焚其草凡所進達人莫知其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其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祜不答退告諸子曰人

臣樹私則背公此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邉事當角巾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能無憂盛滿乎疏廣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歳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會吳人攻江夏畧戶口千餘家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徙鎮荆州

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詔扶疾引見乘輦入殿無下拜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没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

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是日大寒涕淚沾鬚鬢皆為氷焉及葬賜賻有加禮贈太傅謚曰成南州人聞祜喪皆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垂泣其後襄陽百姓于祜平生所游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祀望其碑者莫不淚下因名為墮淚碑荆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詞曹焉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儉被

服率素俸禄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于大司馬門南臨送焉初文帝之喪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毁禮傷義常以太息今主上天性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

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而無君臣矣祜乃止然祜此論甚善恨此時不因此而并定天下臣民執喪之禮也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于世卒後二歲吴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羊太傅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初祜少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

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以兄子篇為嗣王濬者弘農湖人恢廓有大志祜深知之祜兄子暨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奇略當恣其所欲乃可用耳既表留濬益州濬乃依祜教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及奉命伐吴吴人于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先是祜獲吴間諜具知情狀濬

乃預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自武昌順流而下初詔使濬受王渾節度濬舟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以是日入石頭孫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所私平吴之役濬功為鉅焉

論曰孟子言可欲之謂善張子稱善人者志于仁而無惡羊祜天姿醇厚使人疑于顔子其善人者乎是以德所感不獨信于本朝且孚于敵國亦不獨洽于當年且流于身後于以見秉彛好德人性皆然而謂至誠不能動物者皆未嘗實修其德于已者也夫德非姑息之謂祜恂恂長者而抗議平吳毅然不少回惑葢取殘救民正古王者以德行仁之事祜雖不逮此要異夫煦煦爲仁者已其表留王濬專委以造舟

伐吳之略可謂知人善任及對晉武則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又與山濤外寧必有內憂之論同一深識遠見嗚呼彼豈仁而不足于智者哉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司馬師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長史及會反

寮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曰法者繩墨之斷例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則人知所避禁簡難犯則幾于刑措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取舍也詔頒行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大畧謂上古之世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逮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世

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昔漢之刺史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劣一人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之優劣分別以定升降有枉徇者則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頽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已事不行會匈奴寇隴右除須秦州

刺史領東羌校尉石鑒時爲安西將軍素憾預使預出兵擊之預以敵兵强馬肥而官軍懸乏須春進討爲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得以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畧會匈奴劉猛舉兵反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尋拜度支尚書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内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帝皆納焉時元皇后梓宫將遷

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于世孟津渡險數患覆溺預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咸謂殷周所都歴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非河橋之謂乎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巧周廟欹器至東漢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存形制遂絶預𥳑意

造成帝甚嘉嘆焉咸寧四年秋大水螟預上疏以為宜
敕兖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飢者得
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
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
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税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
帝皆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
數朝野號為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吴
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及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

預自代乃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至鎮簡精鋭襲吴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孫皓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還遣劉憲代之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吴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至計旬月不報預復上表曰羊祜與朝臣不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有利無害朝臣直以計不已出功不在身耻其前言

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帝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安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陳兵于江陵遣將樊顯尹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間累

克城邑又遣牙門周旨等率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吴都督孫歆震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值歆軍為王濬敗歸因隨入歆不之覺遂直至帳下擄歆而還軍中謡曰以計代戰一當萬于是進逼江陵克之上流既平自湘南至交廣州郡皆望風歸命所斬獲吴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人又因兵威徙将士屯戍

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初詔王濬至建平當受預節度預以濬既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使受制于已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時衆軍會議以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水潦方降疾疫或生宜更俟來冬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刄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徑進

秣陵所過城邑皆降孫皓既平振旅凱入進爵當陽侯
還鎮襄陽預以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乃勤于講武錯置
屯營分據要地又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
疆定界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
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
山川實為險阻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
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
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常自言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乃刻二石碑紀其勛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輒出諸將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接物以禮問無所隱既立功後乃躭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秘書監摯虞稱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

傳故亦孤行時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言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歎悼謚曰成預先為遺令處置葬事以儉自完子錫嗣

論曰自諸葛武侯以綸巾羽扇之風運籌決勝嗣後如羊祜之緩帶輕裘杜預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並

能御大衆有成功益發縱指示智固在追殺者上韓
盧雖鷙豈能爭先于人哉叔子寛和恬讓恂恂似儒
者而元凱自謂庶幾立功立言平吳之舉釋例之作
不負平生期許矣雖然祜預皆魏臣以功名顯于晉
預又襲封祖爵者以是歎太上立德洵非功業文章
之士所得企及也預可謂自知而不自欺者歟

附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東胡鮮卑人燕王廆之孫皝之第四子儁庶弟也幼沈深有大度皝以其母高氏無寵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雄毅嚴重每言皆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從征伐臨機數出奇策石虎以戎卒十萬攻皝諸部叛應者三十六城左右勸皝降皝不聽而遣恪率騎二千擊之虎軍驚遁恪乘勝追斬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于虎虎遣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于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楊裕等擁遼及其

部衆以歸出為度遼將軍鎮平郭恪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憚之不敢入寇常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所向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將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宜深委仗之儁嗣位彌加親任遣討冉閔閔趣常山恪追及于魏昌之廉臺十戰皆不勝閔素號驍勇又所將精銳燕將咸震憚之恪曰閔師老卒疲加以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可分軍為三部閔性輕銳知吾軍勢不敵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

之俟其合戰然後諸軍犄角攻之䓬不尅也乃擇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果直衝中軍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禽閔斬于龍城已而閔部將王午復自號安國王午死吕護因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降其衆初段蘭之子龕因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與儁書抗中表之儀且數其稱帝之罪儁怒遣恪討之恪引兵濟河龕率衆拒戰恪擊破之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已死矣恪大惋惜遂

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兵法有緩有急若彼我勢均且有强援慮腹背受患者須急攻之如我强彼弱外無救應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龕雖憑阻堅城上下戮力若盡銳攻之則數旬可拔然殺吾士衆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分忘寐何忍輕用其死乎軍士聞之人人感悦遂築室反畊嚴固圍壘樵採路絶龕乃出降因悉定齊地留兵鎮撫而歸以累功拜大司馬録尚書事封太原王及儁寢疾慮子暐不堪

承嗣欲行宋宣之事以社稷付恪恪固辭儁怒曰兄弟
間豈容虛飾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詎不
能輔少主乎儁喜曰爾能為周公吾復何憂儁卒暐即
位以恪為太宰專錄朝政恪弟評為太傅慕輿根為太
師副之時根自恃勳舊心內不服欲為亂乃言于恪曰
主上幼冲母后干政俟畢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
醉耶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
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

二鄭觀亹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
根遂潛謀誅恪及評因以篡位恪知之乃密奏根罪狀
誅根並其黨時內外洶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憂色
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擾擾正
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反自驚怖先是呂護復據野王潛
通于晉聞儁喪謀引師襲鄴恪率衆討之護嬰城自守
將軍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
易猝攻然內鮮宿糧外無強救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

休兵養士以離間其黨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徼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䕶奔晉尋而來歸恪雖綜大任而在朝兢兢循禮進止有常每事必與評議之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虛襟待物諏納善言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人以為大媿莫敢犯者至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初晉君臣聞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恪將取

晉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分遣其將攻陷河南諸壘遂進克洛城執晉將沈勁勁不屈而死恪因略地至崤黽關中大震苻堅自將屯陜城以備之及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于四海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其首者以徇營壘不求整齊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及有疾慮暐闇弱而評性復猜忌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

之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不能掃平秦吴嗣成遺志歿有餘恨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吴王智略超世吾死後當以此授之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冒利忘害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疾篤暐親臨問以後事對曰吴王垂文武兼才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恐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訖而卒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

矣爲設太牢以祀之

論曰自來偏安竊霸之主雖因亂乘釁亦必有非常命世之才借之羽翼如慕容恪于燕王猛于秦皆智深勇沉曉暢時務觀其運籌決勝不啻指諸掌亦一時之瑜亮也恪生長深宮而器識遠到才猷練達固遠過其父兄當儁寢疾時恪威命已行于境恩信復結于民託先君之命抗弟及之禮宜不難取而有之然卒守臣節百折不變彼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

兒寡婦以有天下者直當愧死入地矣

附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瓌姿博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大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為民除殘而三秦豪傑罕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

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欲與俱還猛還山見其師師曰君與桓温豈並世哉因辭不就時苻堅將圖大事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如舊語及時事堅大悦自謂如昭烈之遇孔明也及堅僣位以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新附之衆刦盜充斥乃轉猛始平令甫下車即澄察善惡約束强豪以鞭殺吏人為有司劾奏徵下獄堅親詰之曰政以德化為先卿何酷

刑乃爾猛曰臣聞宰平國以禮治亂國以法臣不才忝任劇邑謹為陛下除凶慝以安善良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若以臣為不能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酷刑之罰臣實不敢冒受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産一流也左僕射李威亦勸堅以國事委猛乃赦之遷尚書左丞猛遂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䘏困窮立學校旌節義秦民大悦由是日親幸用事勲舊多疾之樊世本氐豪初隨堅伯父健克定關中有功謂猛曰吾輩畊之

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畊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于堅前欲起擊猛堅怒殺之進猛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時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橫猛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于市堅使馳赦之不及猛與御史中丞鄧羌同志嫉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貴以罪誅者二十餘人豪右屏息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更以猛兼司隸校尉居中宿衛

猛薦陽平公融光禄任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皆擢用其所薦者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寳數譖毁之堅大怒黜二人自後上下咸服羣臣莫敢復言晉太和元年堅使猛率衆寇晉荆州掠萬餘户而還是歲苻雙苻柳叛于堅苻庾苻武並應之堅遣使諭降不受猛與鄧羌張蚝等奉命討平之四年晉桓温伐燕燕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朝臣皆不許猛曰燕雖强

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雍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黽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等率兵救燕敗温于譙而還時燕慕容垂避害來奔堅郊迎之以為冠軍將軍并其子令及楷皆厚禮之猛謂堅曰垂父子譬如龍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納桓温既退燕悔前割地之詞堅大怒遣猛及鄧羌等帥師

取洛陽猛初發長安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坐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别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既至洛猛洛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王猛疾人如仇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遂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為追騎所獲堅勞之禮待如舊猛拔洛陽城留兵鎮之乃歸以功封平陽郡侯加司徒録尚書事猛固辭曰今戎車方駕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

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不得已乃寢司徒尚書之命五年六月遣猛督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燕堅親送之灞上謂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吾當繼卿星發相見于鄴已敕漕運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對曰臣仗威靈奉神算盪平殘燕如風掃葉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悦猛于是進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兵入晉陽進與慕容評相持于潞川遣鄧羌郡將徐成覘燕軍過期

乃返猛將案軍法斬之羌為固請願以戰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勒兵將攻猛猛乃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爾況國家乎猛聞評貪鄙士皆怨憤莫有鬭志歎曰慕容評奴才也雖衆何所用之乃陰遣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其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遣使讓評且趣進兵評懼請戰猛陳于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

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此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至猛名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于是

進師圍鄴堅開捷乃自率精鋭十萬赴之猛潛出迎于安陽臣主相見甚懽遂入鄴定燕令嚴政簡秋毫無犯遠近帖然安之軍還進封清河郡侯賜以妾妓車馬甚盛固辭不受留鎮冀州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避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敷宣皇威今宏化已熙六合清泰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願徙授親賢濟

臣顛墜若以臣有微勞乞待罪一州効盡力命堅不許使尚書梁讜諸鄭諭旨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朕擬卿為卧龍卿亦異朕于一言精契神交千載之會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内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彛倫始叙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遂不許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

翼周仍世再詠王叔昧罷政替身亡臣何庸猾而應斯舉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敗顧廻日月之鑒矜臣後悔堅竟不從委任益篤常敕其諸子宏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也時廣平麻思流寓關右請歸葬其母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御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下令如流水皆此類也猛宰政公平黜尸素拔幽滯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外修兵革內務眀作崇儒興學教以廉耻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性剛明于善惡尤分微時一飱之惠睚眦之怨靡不報

焉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諸臣禱河

嶽諸祀殆遍疾少瘳為赦境內殊死以下及篤猛疏謝

并言時政多所宏益堅覽之悲動左右親臨其第問以

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

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

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比斂堅三臨哭

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

速也葬之如霍光故事謚曰武朝野巷哭三日

論曰王猛桓温並一時人豪而覿面遇之交臂失之
棄雄才以資强敵固温之不能為國薦賢亦天不欲
使海内混一也猛才氣出温右而識又勝之固自知
不為温容即温能下猛而典午諸君皆碌碌守文非
可與大有為者觀其在秦二十餘年君臣魚水終始
勿間乃得展其夙抱揆文奮武拓境安民雖諸葛治
蜀無以遠過猛固可大用而堅實能盡其用也猛剛

明有餘寛厚不足其激殺樊氏詐叛慕容皆非君子長者之道葢管商雜霸餘習視武侯之忠誠宏雅氣象固殊焉然臨終猶繫心江南不忘正朔則知其用泰固有大不得已者而温跋扈朝廷睥睨天位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萬年固宜相遇之差池矣

南朝宋

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孫恩之亂

使其衆冦武康慶之隨鄉族屢擊却之遂以勇聞後以邑里流散躬耕作苦年四十省兄于襄陽竟陵太守趙伯符署為寧遠中兵參軍為設規略擊破蠻冦伯符由此有將帥名永初二年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伐伯符病歸又隸檀道濟道濟以慶之忠謹曉兵稱于文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出入禁省領軍劉湛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當有轉不敢以此仰累尋轉正員

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袴而見上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對曰夜半喚隊長詎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羣蠻緣沔為寇以慶之為建威將軍進討大破之後為孝武帝撫軍參軍隨征蠻寇屢有功前後降獲五萬餘口還京師復為廣陵王誕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率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蠻八道並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矢石官軍以

是失利慶之乃謂諸軍曰今若緣山列旆仍中蠻故智又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岩不可與之曠日持久也若出其不意登山據險以衝其腹心蠻必震恐破之決矣於是皆鼓噪而登蠻大駭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蠻復叛攻郡城遣柳元景救之未至而郡破元景追之為衆所圍宗慤率衆先登衆軍齊奮大破之威震羣蠻慶之素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奔散曰蒼頭公復來矣又討犬羊諸山蠻蠻憑

險築城守禦尤固慶之乃令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輒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驚遁又置六戍以圍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凡獲七萬餘口悉遷建康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步兵校尉時又議北伐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還今料王玄謨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途疾動敵所恃惟馬

今河水疏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易拔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又極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于坐中難之慶之曰晰當問奴織當訪婢今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以慶之副王玄謨並受蕭斌都督斌與慶之留守碻磝令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斌遣慶之將五千人助之慶之曰少軍輕往無益也會玄謨遁還斌欲斬之慶之固諫乃止斌遂欲死固碻磝慶之以為不可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

與議慶之曰將軍得專閫外詔從逺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以玄謨戍碻磝而自還歷城慶之馳驛歸上問曰斌欲斬玄謨卿何以諫止對曰諸軍奔退莫不懼罪若自歸者皆死終至逃散故止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以慶之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時亡命司馬黑石等讙動羣蠻自淮至沔皆罹其患遣慶之督軍討之三十年又

以孝武帝總統羣帥屯于五洲慶之自巴水來諮受方略會得元凶弑逆之問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蔑不濟也時劭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帝慶之入求見帝辭以疾慶之突前以書呈帝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主簿顏竣馳見帝曰今四方未舉義師而劭據

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乃行

慶之怒曰今舉大事而黄頭小兒皆來參預何得不敗

宜斬以徇帝令竣拜謝慶之乃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

于是處分旬日内外整辦時皆謂神兵軍至尋陽劭遣

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説以解兵慶之執無忌白之劭

既伏誅孝武即位拜領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封南昌郡

公魯爽反帝遣討之臨陣斬爽進鎮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改封始興郡公自以年方七十固請辭事表數

十上至稽顙自陳言輒流涕乃詔聽以公就第已而復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反也大明三年廣陵王誕反復起慶之往討誕遣人齎書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還數其罪惡比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乃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及諸攻具誕復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于城上投表令送帝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為

爾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死吾爲汝護送
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誡之曰卿但處分有方何
乃親受矢石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司空固辭
歸第慶之家素富産業累萬金一夕盡從親戚中表同
居于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三
五人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
凌厲不異盛年當讌飲羣臣帝强令賦詩慶之曰臣不
知書請口授師伯書之乃吟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

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帝大悅衆坐並稱其詞意之美帝崩與柳元景等同受顧命及廢帝子業立加几杖賜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游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並固讓不受柳元景顔師伯嘗詣之鳴騶滿路會慶之獨與一僕在田乃悄然改容曰吾儕素貧賤際會及此當共惟挹損之美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多矣安用炫此車服為遂植杖而芸不顧元景等㩙

侍從從之乃歡對竟日慶之既通貴里老素輕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嘆曰故是昔時沈公諸沈中為刲首者數十慶之詭為置酒大會並殺之合境肅清帝既狂悖衆勸之廢立蔡興宗尤反覆開諭其弟子文秀亦再三言之至泣下終執不可及柳元景等謀立義恭以告慶之慶之遽發其事皆伏誅進侍中太尉而帝凶暴日甚慶之猶强諫帝寖不悦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知其必諫乃閉清溪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渡而還帝乃

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詐言病卒時年八十謚曰忠

武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

論曰沈慶之目不知書而審幾決策往往闇與古合忠事三朝至老逾篤而功成身退不以寵利居之視霍光之盛滿不戒者識量固殊焉然當子業時以縱欲敗禮之君值衆畔親離之會而違公議不定大計自謂竭股肱之力繼以忠貞不知古人所謂計安社稷以康先帝之靈者殆有權焉使三祖之子孫臣庶

幾無遺育卒亦下不保其身上不濟其君宋事自是不可為矣彼蓋目見夫徐羨之傅亮輩廢義符立文帝卒以誅戮故徘徊隱忍甘以身殉悲夫

南朝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漢丞相賢之後父祖歸宋寧遠長史叡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其從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官視如己子時叡内兄王憕姨弟杜惲並

負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視慍惲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至于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與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永元初為雍州刺史袁顗主簿顗與鄧琬起兵叡因求出為義成郡遂免顗禍及齊末多故思還鄉里乃求為上庸太守時陳顯達崔慧景頻逼建鄴衆惶駭莫知所從叡曰臣非命世才崔亦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于吾州矣乃遣二子自結于梁武及兵起檄

至叡率郡人倍道赴之帝撫几喜曰吾事就矣義師克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尸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帝即位累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率州兵擊走魏寇天監四年詔叡督軍北伐叡遣馮道根等攻魏小峴城未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

請還授甲而後進戰叡曰彼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皆殊死戰魏兵敗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能下叡夜堰肥水舟艦大通先攻其東西二小城會魏援軍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躧請何及且吾益兵彼亦能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時

叡遣軍主王懐靜築城以守堰魏人攻拔之遂乘勝至堤下兵勢洶湧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繖扇麾幢于堤下樹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爭之兵少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比合肥城四面臨之魏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鞍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賔旅夜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次東

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去魏霓城甚近恐其追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懾其威名望之不敢逼
全軍而還于是遷豫州治于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
與將軍楊大眼等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軍
于邵陽洲義之拒守六旬城幾潰者數四帝命叡救之
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凌大澤行值澗谷輒飛
橋以濟師時魏軍甚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敵已墮吾

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郃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曰是何神也城中知有外援士氣百倍時楊大眼勇冠三軍將萬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率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憚而退至

夜復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軍中皆驚叡
于城上厲聲訶之乃定魏人先夾洲兩岸為橋樹柵數
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與橋等會三月淮水暴漲即
遣鬪艦進臨賊壘别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
熾募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諸將皆身自搏戰軍人
奮勇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單騎遁走大眼亦焚營
去諸壘土崩溺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
尸相枕籍生禽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以功進爵

永昌侯尋拜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兵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時元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十四年拜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及為州儁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于路矣餉耕牛十頭叡于故舊無所遺鄉里皆懷其德明年表致仕不許尋徵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入直殿省

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兄孤過于己子所得禄賜皆散之親族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洽聞叡每坐使説書其所發摘稜猶弗之逮也時帝方鋭意釋氏士民從風而靡叡獨不與衆俯仰所行略如平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年七十九帝臨哭甚慟謚曰嚴叡有雅度泣人以愛惠為本所居皆有政績雖在軍中被服必于儒者初邵陽之捷昌義之甚德叡與景宗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

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時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論曰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至考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韋叡以羸瘠之軀指麾板輿之上出奇制勝威震敵國綸巾緩帶之風流豈復遠哉夫上有好下必有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方梁武佞佛舉國若狂明經如徐勉而言孔釋之同行身如江革而受菩薩之戒獨叡毅然不少回惑可謂篤信好學矣其

遇敵不懼有功不伐皆定力使然非能强而致也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也祖那瓌魏光禄大夫父金齊咸陽郡王太師左丞相光少而雄傑寡言笑尤工騎射年十七從金西征宇文泰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馳射中之因擒于陣擢都督嘗從高澄獵洹橋見雲表一大鳥引弓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

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以累戰克捷官
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二年詔光督步騎二萬城軹關
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三年周遣齊公憲及尉遲
迥王雄等來攻洛陽光率騎拒戰雄馳馬衝陣光偽退
雄追之按矟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光光惟餘一矢射
雄中額殺之周師大敗迥憲僅而獲免遂築京觀于洛
遷太尉初周人嘗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氷及
是齊嬖倖用事軍政漸弛反椎氷以備周兵之逼光每

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翫聲色乎武平元年春大敗周師于宜陽進右丞相其冬又率騎兵于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周師相持周人憚不敢進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將韋孝寛等來逼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又與周將紇干廣略大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未至鄴後主敕令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慰而朝廷遲留不發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

聞心甚惡之急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進光左丞相
初後主弟琅邪王儼為中丞性明毅惡和士開陸令萱
穆提婆等專權間搆使馮子琮奏士開罪狀執而斬之
于臺儼親信因逼儼帥兵士三千人屯千秋門欲并誅
提婆母子後主急名光入光聞儼殺士開拊掌大笑曰
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因入內見後主方帥宿衛授
甲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
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後主從之

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于後主曰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後主拔刀環築其辮頭良久乃釋後主又欲盡殺儼府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于是罷之有差時祖珽媚于令萱勢傾中外光謂諸將曰邉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焉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

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又嘗求娶光庶女不許後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嘗種禾伺馬以備寇難今賜提婆毋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並怨之其女為皇后又無寵于後主珽因間之會周將韋孝寬讋光威名詐為謠言使諜宣之于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舉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

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光聲震關西光弟羨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後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不可事遂寢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後主名珽問之珽請遣人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後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顧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遂與三力士共拉殺之血流于地

刻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反并殺光二子珽使郎官邢祖信簿錄光家僅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予杖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亢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性節儉簡聲色門無賔客杜絶饋餉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效其父金之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營舍未定不先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

解甲常為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撾背終不妄殺士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諸城戍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不伐其功結髪從軍未甞敗北深為敵人所憚周武聞其死為赦境内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此以其小子鍾襲封焉

論曰北齊之先本以詐力逆取人國其子孫復不順

守當時諸將相非跋扈則傾邪其號稱佼佼者僅楊
愔斛律光二人而已愔聰明才力綜機務典選舉均
不忝厥職然身為人臣而妻毋后位極宰相而執厠
籌敗閑蕩檢莫斯為甚及當主少國疑進無禦亂之
勇退無保身之智其名禍蓋亦宜然明月之與遵彥
雖皆不得其死然彼死于彊臣則呼吸猶有可轉之
機此死于闇主則天壤更無可逃之義事固有不容
例論者先儒胡氏以為光既不能明告于君正諸奸

誤國之罪又不能委權而退以免于滿溢夫不仁不可與言親如儼尊如叡業有明徵光以累世勲舊又無可去之道計惟一死報國耳光小心儉約憂國忘家邦以其存亡為安危敵以其死生為慶弔可謂世臣其人乃其殁也尚得邀異代之襃于仇讐其生也曾不得回一朝之聽于君父萬里長城頓自壞之豈獨天之降罔哉

隋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始復姓焉弘偉容貌好學博聞在周襲父爵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以典籍散佚表請開獻書之路于是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末三年篇帙大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撰五禮百卷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述黄帝堯舜殷周遺制又廣引鄭康成馬宫劉向馬融

服虔蔡邕盧植王肅諸大儒註解辨駁別白請以禮經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上饗帝配祖下宏風布教時帝以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尋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博采揚雄劉歆蔡邕諸書進議且言律本十二今直為黄鍾一均惟用七律此外五律竟復何施須依禮作旋相為宮之法又論六十律不可行引京房書反覆辨証上

甚善其議又以華夏正聲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器請加修葺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雜有邉裔之器當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等參定帝終信何妥之言不聽用旋宫法及新樂成淫厲而哀識者嘆其不久焉時楊素恃才貴倨惟見弘未嘗不改容素將擊突厥詣弘别弘送至中門而止素曰吾以遠征来别何相送之近弘竟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獻皇后崩王公以下莫能定其儀注素以屬弘

弘了不辭讓斯須具備皆有故實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進吏部尚書每選舉必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時服其識度大業初進上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從拜恒岳凡壇壝牲幣皆弘所定又詔弘與旅騎尉劉炫等造新律十八篇時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弘嘗從容謂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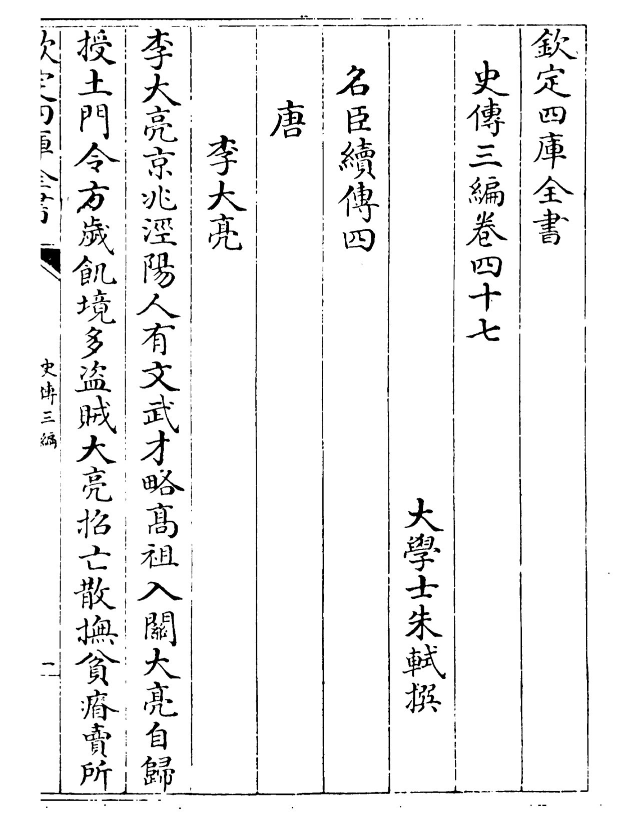
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百年之久萬里之遥皆須追証前案事繁政弊職此之由故曰省官不如省事也弘咨嗟稱善六年從幸江都卒賵襚甚厚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行已儉恭言常吶吶不能出性寬厚雖職務繁雜書不輟手弟弼醉酒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孝友弘綏皆此類也

論曰史言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弘一人以隋文之猜隋煬之暴而周旋數十年不罹其難倘所謂黙足以容者乎開皇以來土宇既一海内富强正禮樂可興之日夫明堂者禮之大也鍾律者樂之微也弘該洽典文言論皆則古稱先非茍而已使

得聖明之主探其本而敬用之禮行則不爭旣衆著于父子君臣之義樂達則無怨又陰消其放僻邪侈之心內和外順揖讓而治天下者莫善于此豈復有弒奪于上而冦攘于下者乎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觀隋氏父子益信

史傳三編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七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續傳四

唐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略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

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奬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説豪帥為分别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悦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

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賜荀悦漢紀曰悦議論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裔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裔于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大亮上言臣聞綏遠必自近

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為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賊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

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槀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

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橈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閨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

署初破公柘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録而為隷乎縱遣之高祖聞啓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貲遂加焉嘗以微時張弼脱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

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論曰大亮位封疆居職守征伐平定之功不及英衛謨猷弼亮不及房杜王魏馬褚諸公然觀其隨事指陳及臨沒遼東一疏抑亦可以知其概矣葢太宗用之有不盡其才也大亮讀書識義理嫺韜略修門內行厚于天性徽烈尤堪仰企云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人隋末以小吏任景城縣戸曹建德亂被執將殺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白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因得釋秦王世民平建德以為景州錄事參軍即位召問治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務借使得失參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修洛陽宫以備東幸

上疏陳五不可大略言東都未有廵幸之期而預修宫室疲人失望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宫室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數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帝顧房玄齡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後若必往雖露坐亦無傷也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可謂仁人之言哉令傅太子承乾尋遷右庶子太子好游畋不悅學屢上書諫以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昔三驅非以教殺以除民害不宜反玩為娛有損盛德孔頴達奉詔勸講宜數逮問惡小必去善小必為禍福之來皆根于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之不護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復上書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須學古師訓以表飾之雕蟲小技止可間名以代博奕豈宜屢親騎射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性靈以為常哉帝聞擢銀

青光祿大夫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宫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豔嬖何足顧哉太子憚其過嚴夜遣人狙擊幾死又聞宫中擊鼓聲玄素叩閤正言面出其鼓破之然卒不悛最後不得已復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卑宫陋食以安海内而太子贇有穢行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狂暴日熾宗祀以亡故隋文帝代之至楊勇為太子驕肆敗度自謂有泰山之安詎知一旦致慈父之隙遂使煬帝

失國今上以殿下父子至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
末六旬用踰七萬龍樓望苑悉為工匠之肆深宮禁門
無異闤闠之區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
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復無悅道好學之資觀舉措
又有因緣戮辱之罪外所瞻仰如此內之隱密可知右
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數宜召進以廣徽美今反猜嫌
飾非拒諫禍可既乎太子怒遣刺客伺之及廢例坐除
名頃之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

論曰魏徵稱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玄素諫諍至爲徵所許則其賢可知已太宗英主可以理奪承乾不令末如之何今觀其孤忠懇懇正言諤諤濵于死而不悔雖承乾之天終不可回而玄素之心固已共諒于天下後世哉

蘇頲

蘇頲字廷碩武功人也少敏悟一覽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舉賢良異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

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来俊臣等究獄頲驗發其誣多所洗宥神龍間拜中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明皇平内難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詔以為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此遂為例由頲始也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

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蘓李今朕得頲及乂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帝怒欲自將討之頲懇切極諫不納因言願稍遷延以須西音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來獻帝乃止詔立靖陵碑命頲為之詞頲辭以前世帝后無之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或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

二人相得甚歡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
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
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
督長史按察節度劒南諸州時蜀方彫敝詔頲收劒南
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
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羸市穀以廣見糧時使蜀者
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予奏罷之
或病其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豈

以遠近廢忠節耶巂州蠻苴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愧悔謀遂寢從封泰山詔撰朝覲碑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謚文憲頲性廉儉俸廩悉散親族儲無長貲與張說文章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留中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論曰頲與父瓌相繼稱賢相可謂盛矣頲任職公忠

實有過乃父者故能與宋璟同心輔政翼成開元之治則其賢非淺尠也在蜀能扶彫敝寢蠻謀秉道敷奏不以遠近廢忠節文詞敏贍與張說齊名然說多權譎而頲終守正說與姚崇不免有猜頲與宋璟相得甚歡故削說而錄頲云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與吐番戰沒忠嗣時方九歲始名訓入見明皇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

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敵隙時出奇兵襲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

地甚遠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輒大破之又討吐谷渾于墨離平其國帝方圖石堡地詔問攻取計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下石堡詔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付兵而士無賞格兵馬使李光弼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

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皷士勇彼無功必歸罪于

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讒口乎忠嗣曰吾固

審得一城不足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為

之忠嗣受責天子不過以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

上佐耳忠嗣豈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光弼曰大

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復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

沮兵帝怒又安祿山城雄武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

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

之陰使人誣告忠嗣甞養禁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力陳其寃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忠嗣在朔方每互市輒髙償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漸少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故邊兵益壯馬以滋息

論曰忠嗣負勇敢善用兵而能持重不生事斯其所

以為賢乎不以所得易所亡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此仁人君子之言不意於將帥中見之從來為將皆利立功為相乃思全民忠嗣以名將之才兼有相臣之度雖不幸為林甫排擠弗得盡展所長然有唐大將控邊鎮重不擾威愛並行者必以忠嗣為稱首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韓城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李正已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

別駕居易敏悟絶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甚重之貞
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
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
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灾沴居易
見詔節未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
宫人憲宗頗采納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納禁中或言
普寧公主取以獻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
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

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鍔獻羨餘將加平章事居易言鍔求進奉不卹彫瘵若假以名器恐諸道聞之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殃民壞法不可復追李絳亦諫曰鍔在河東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千五百兩居易又與李絳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帝遽命出付度支是時孫璹以禁衛勞

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請罷璹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承璀為

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又諸將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且陛下念承璀勤勞富之可也至于軍國權柄動關理亂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帝不聽既而師老不決居易又言亟宜罷兵毋貽後患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元微之以使外召還宿敷水驛有内侍後至破驛門入擊微之傷面帝引前事貶江陵士曹居易言

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使臣先貶恐自今中使益橫人無敢言者且其為御史舉奏不避權貴切齒者衆恐自今無復為陛下言者矣不聽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户曹參軍以便

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爲流言所中出爲蘓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耻未雪人當以

以物助之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絶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鋭兵三千使李光顔將光顔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

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不聽居易乃匄外遷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起

為同州刺史不拜以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李德裕當國素惡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知無不言多見聽可為當路者所忌遂擯斥不獲施乃放意文酒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

最工詩頗以規諷得失尤能諧俗好至數千篇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微之訓詠故號元白微之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及敏中為相請謚曰文東都江州人皆為立祠

新唐書賛曰居易與元微之以詩齊名然居易用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以立功雖被斥而志不衰當宗閔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微之中道

徼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論曰憲宗末平蔡以前孳孳為治朝多直臣時裴垍為相居易及李絳為翰林學士屢進讜言天子改容聽納及絳為相直臣之氣益張居易其可謂乘時而奮者矣宋蘇軾每作詩輒以居易自比蓋平生遭遇有相似者由今觀之二人之忠節直氣不相上下而雄邁之才軾固不可及至于冲遠和粹居易又自有以過人者雄峙二代振耀今古未知其孰先後也然

皆弗獲展布其能豈所謂以文章掩其政事者歟

柳公綽　公權

柳公綽字寛京兆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累遷開州刺史邊寇常迫城吏白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耶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憲宗喜武

功數出遊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子高其才且謂公綽愛朕深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李吉甫復當國坐與裴垍厚出為湖南觀察使乞便養求分司東都不聽俄徙鄂岳時方討元濟詔發鄂岳卒隷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自請行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悉以兵務屬之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感勵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

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以母喪去官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旁午公綽奏館遞匱乏驛置多缺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又改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

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舜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舜文者牛僧孺罷政事持節武昌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入為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是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冦得窺間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為刑部尚書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遭歲惡撙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

北使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闢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陘北有沙陁部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撫之以恩沙陁悉力保障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一日名故吏韋長至謂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謚元公綽所取士多知名性仁厚嘗曰吾涖官未嘗以私喜怒加于人子孫其昌乎在

公卿間最有家法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省于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羣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遇飢歲每飯不過一器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令諸子皆蔬食曰昔吾

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為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必于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妻韓氏相國休曾孫臯之女也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模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

隨常命粉苦參黄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及公綽卒子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于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于馬首公權屢止之終不小改律身以禮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内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薫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于濟貧

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賓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犒軍必華盛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于始至境内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壻出俸金為資裝嫁之官至天平節度使以廉直稱仲郢子玭亦賢為御史大夫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詞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

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朝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與同僚六人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

侍郎名問得失因言郭敀領邠寧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敀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居官無玷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對曰敀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閒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送女還敀家其忠益多類此武宗時累封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公權博貫經術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勁媚自成一家文

宗嘗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薫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帝愛其情詞皆足命題于殿壁曰鍾王無以尚也

論曰公綽侃侃以忠智自將負文武之才公權諍而不阿亦其次也遭牛李相傾覆以好惡為盛衰公權中廢其亦有不盡其才者乎自漢以來家法最著者東漢楊氏唐栁氏宋呂氏為首稱楊氏世篤忠貞自震至秉及賜皆為名臣呂氏蒙正公著希哲祖謙俱

以事功學術顯梛氏雖不及楊呂然風節自持律身無過而孝友傳家嚴整有法尤士大夫所宜矜式者以此立朝必能不負吾君以此傳世庶其克昌乃後君子所以重門内之修也

李藩

李藩字叔翰趙州人也少沉靜有檢局姿儀閑美敏于學問家本饒父卒務施與不數年所積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晏如也杜亞守東都署為

從事張建封辟為徐州從事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藩曰喪難之秋君宜謹守土來欲何為須疾歸否則以法劾君矣兼錯愕而去恨之因誣奏藩搖動軍情有非望德宗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得詔不忍發召藩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以百口保君矣帝未信亟追藩入見望其儀度曰此豈作亂人耶釋之授秘書郎朝臣慕其名爭欲見之時尚書王紹得幸邀藩一造當即用終不往王仲舒韋成季呂洞強致

之藩惡其朋黨烜赫日會聚飲酒好為俳語相狎昵一見即謝絶後仲舒等果敗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初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紙後批之吏驚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文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知無不言帝以為無隱甚重之問以前世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

風俗敦本自然所藏充羨稼穡豐登若務竭民力好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自然國家貧困盜賊乘隙而作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又問祈禱之説藩對曰自古聖達不為妄禱昔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漢文帝每祭祀敕有司敬而不祈是皆達識遠覽超然感德禍福之來感應行事苟為非道何福可求若使神明無知安能降福如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

尚不取況神明乎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對曰秦始皇
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
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
方士之說茍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有詔下中書門下
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
色曰不可應别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日暮勢迫出
今日便不可止何暇作别奏耶事竟得寢李吉甫復相

藩頗沮之後數日吉甫中藩以事罷為太子詹事明年
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戸部尚
書謚貞簡

論曰藩當時推為鯁挺觀其挫杜兼絶朝貴請謁氣
槩固已凛然矣給事批敕宜為宰相所忌而裴垍以
此薦之取筆塗詔亦太躁率憲宗聽而不罪然則藩
之鯁挺固亦其君與相共成之者乎祈禳之説神仙
之對非聞道守正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

崔羣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遷右補闕元和初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持讜言正論憲宗嘉納因詔自今學士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書矣堅不奉詔帝聽之惠昭太子薨是時穆宗居嫡而澧王長多内助將建東宮帝命羣為澧王作讓表羣不奉詔

曰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令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寺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産帝又語羣以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當死其母耄丐子以養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待出赦無及矣于是免死其啟奏平恕多此類帝嘗語以聽受之難比詔學士

集前代事為辨謗略以自警鑒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欺偽審之至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其要在于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有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稹進羡餘錢七百萬羣以為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時皇甫鎛以言利得幸陰結左右求宰相羣奏用人得失所係非小明皇用姚崇宋璟蘇頲盧懷慎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人皆以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左右皆為感動鑄深恨之會羣臣請上尊號與鑄議不合鑄奏之帝不樂鑄給邊軍不時又物多敝惡軍士怨怒流言欲為變李光顏憂懼至引佩刀欲自決中外皆恐羣具以聞鑄密言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于上也于是罷羣為湖南觀察使穆

宗立徽拜吏部侍郎勞曰朕升儲副卿力也羣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馬且陛下為淮西節度使臣草制云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若非知㫖敢輕言哉俄拜御史中丞浹旬授兵部尚書武寧節度使副使王智興得士心討幽鎮還藉兵脅羣去詔以智興為節度使左遷羣秘書監分司東都歷兵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改檢校吏部尚書左右僕射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論曰崔羣言用人得失所係匪輕非特為皇甫鎛言之也范氏謂聖人復起必不能易於戲信夫羣公忠平恕議論知大體羽翼穆宗歸功先帝其賢更可嘉也武寧之逐不足為賢者累故綱目諱之

乾隆御覽之寶

史傳三編卷四十七